

雪夜赴宴

◎ 李熙友



王成彪/图

到了初中,我原来的学校试点初中四年制,为了少上一年学,我跟着哥哥转到了别的学校读三年制。二憨仍然留在了原校,接触就少了,假期里一起玩过几次,渐渐地也就疏远了。初中毕业后,二憨就没有再上学,在家里耍了几年,后来外出在一家机械厂打工。期间,二憨被厂里误会偷窃,他气急攻心,弄出了一股心火,精神出现了问题,整天胡言乱语,满大街窜,有时跑到外面好多天不回家。为这事,二憨的父母操碎了心,四处寻医问药,多亏治得及时,二憨逐渐好了起来。但不敢让他着急上火,一着急上火就容易犯病。这样过

了好多年,二憨好歹又找到了工作,在一家工厂干电焊工。他干活认真,人实在勤快,从不偷懒,力气又大,得到了厂里的认可,成了厂里的骨干,工资在几个电焊工里排在前面,多的时候月工资过万元。

一晃到了结婚的年龄,通过二憨堂妹的介绍,二憨和一个服装厂的姑娘结了婚。二憨非常知足,跟我说:“咱这样,人家不嫌弃能跟咱,就得知足,我一定好好侍候媳妇,不能让人家受了委屈。”他这么说,也是这么做的,他从来没跟媳妇吵过架,有什么事都让着媳妇,顺着媳妇。不到

一年,媳妇给他生了个大胖儿子,从这往后二憨干活更有劲了,没几年翻建了大屋,小日子过得其乐融融。

二憨姊妹三人,一个哥哥,一个姐姐,都成了家。二憨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。有好事的人对二憨说:“你大哥日子比你好,父母一样费事‘拉拔’大的,也不能让父母光住在你的家里,也得去他家住。”二憨说:“父母愿意跟谁住就跟谁住,只要两个老的心里‘欢气’就中,有我吃的就有爷娘吃的不会亏待了他们。”二憨两口子逢年过节给父母做新衣服,给父亲买烟买酒,本本分分地尽着儿子的责任。

村里进行棚户区改造,2022年二憨分到了两套回迁房。他二话没说,分给父母一套住着,自己住着一套,并给父母通上了暖气,一切费用开支都是他出的。他说,父母都八十多岁的人了,还能享几天福。

正月初九的下午,天下起了小雪,老婆说:“下雪了,你今晚还去二憨家喝酒?”我说:“去,一定要去,尤其是二憨请客,我必须去。”我带上一盒酒和一箱苹果,路上雪越下越大,很久没见过这样大的雪了,只得小心翼翼地开车,半个小时到了二憨的家。二憨父亲招呼我坐下,倒水吃瓜子,感觉一下子找到了从前过年的味道。我环顾屋内,靠墙堆满了各种白酒。桌子上,鸡鸭鱼肉,冷拼热炒,满满当当放不下,都摆起来了。不一会儿,客到齐了,十来个人,都是二憨的哥们儿好友。二憨父亲坐了主陪,环视了一圈说:“这些年拆迁把大家拆散了,有些四五年没见了,聚到一起也不容易,没有好菜好酒,坐在一起就是图个欢喜,大家边吃边喝边聊。我先带第一杯,一口喝了。”大家能喝酒的,也都一口干了。我心里暖暖的,有久违了过年的感觉。

那天晚上,我因为要开车没喝酒。二憨也没喝酒,他自嘲说:“我不喝酒,喝上酒再‘潮’了,谁照顾这两老的。”

酒席散了,我开着车往回走,路上一直在想,二憨其实一点也不憨,他的憨是很多人做不到的。

雪越下越大,洁白的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车辙。

迎春花儿开

◎ 赵竟成

我住在青翠葱郁的贮水山下,几乎每都要到山上去走一走,穿行于山间小道,眼见得花开花落,一年四季从不懈怠,尤其是在喧闹的春节以后,每次走在半山腰的盘山小路时,总会忍不住地向小路的两旁瞄来瞄去,看看从灌木丛中伸出的枝条绿了没有,一旦看到有的枝条开始舒筋动骨,轻盈地展开身段时,心里便会涌出抑制不住的激动。

令我心动的这些散落在灌木丛中的枝条便是迎春花,经过一个漫长冬天的寒风吹拂,它的枝条虽然大多已经干裂枯硬,原有的那些生命绿色早已褪去,可是立春之后,一旦春风掠过山野,首先挺起腰杆的便是这些蛰伏了一个冬天的迎春花,一簇簇,一丛丛,仔细看去,你会发现许多枝条开始逐渐泛绿,慢慢柔软,随风摇曳。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,朝阳的山坡上的迎春花开始凸出一个个嫩绿的花苞,由绿渐黄,冲破春寒料峭的束缚,迎着耀眼的阳光,喷薄怒放。

在漫山遍野的百花中,迎春花开得最早,但却是“雪中四友”最后姗姗绽放的。她诞生在去年的枝条上,先于绿叶绽放,几许清香,花期延宕一月有余。盛花期,远远望去,山上山下,一片鹅黄,热情奔放,充满气质非凡的端庄秀丽。送走严寒,万物复苏的时节,她肩负了引领满园春色的美丽使命,历来为文人墨客咏诵及百姓喜爱。宋人曾有诗赞曰:“覆阑纤弱绿条长,带雪冲寒折嫩黄。迎得春来非自足,百花千卉共芬芳。”

我对迎春花的印象最初是来自冯德英的小说《迎春花》,那时岛城迎春花极少,读书之后也不知花开何处,只是记得小说封面上散落着淡淡黄花。后来能够近距离欣赏迎春花则是来自我所熟悉的岛城一位著名画家,他曾经创作过一幅人物国画,画面的右前方就是簇拥着大片迎春花,鹅黄泼墨,热烈醒目,恰如其分地烘托了整个画面,但这也仅仅是纸面上的印象。真正可见迎春花,是随着岛城的自然环境越来越好,迎春花也终于满目皆是,每到初春,到处可见盛开的迎春花,如同动人心弦的春之圆舞曲响彻大街小巷,胜似金秋的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,不仅报告自然界春天的到来,也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了久违的温暖,点燃起新一轮熊熊生命之火。

我喜爱迎春花儿开,更是渴望在送走冬天之后能最早看到迎春花开,有时候甚至有些迫不及待,此时的我会去花市采撷几节枝条放在餐桌上的瓷瓶里,借助屋内花房般的温暖,与家人一起迎来新春的报晓,这也可能是内心期盼自己生命不老,希冀在有限的生命里迎接越来越多的春天。

(周晓方 编辑整理)

澳门的风

◎ 程永新

笑,拿起勺子舀了几颗花生放在儿子的碟中,儿子悄没声息地吃了起来。看得出这家人在澳门不算富裕,服装穿得都很朴素,但似乎其乐融融。他们一脸的谦和,一家人说话都轻声轻气的,不像邻桌的游客那样的大声。

午饭后,我们正准备穿过渔村的小道去对面的车站等车,人行道的红绿灯忽然翻红,我拉住欲跨步而出的妻子,朝右侧望去,停在斑马线的小车却依然纹丝不动,驾车的是一位留着鬍须的老年人,他的手伸出车窗,挥手示意我们穿过人行道。我们犹豫了片刻,走过了斑马线,看到此时停车线的后面已排了长长的一溜车。

下午全部是“血拼”时段,女士们又买衣服又买鞋的。我与朋友坐在甜品店的门口慢悠悠地喝咖啡,妻子因有身孕,几个小时的紧张购物下来,疲惫不堪,脸色发白,嚷嚷着要回家休息。我们提着大包小包坐上了出租车。妻子陶醉于满载而归的收获,在车上忍不住打开物品袋检视她的战利品,几分钟之后,她突然哇哇哇哇叫了起来:物品袋里少了一双鞋。我们只得原路折回。到了那家商店,妻子中意的那双鞋安静地躺在账台上,营业员是个女孩子,她打包时忘了装鞋。妻子本来妊娠期就容易烦躁,这么来回折腾,更是气不打一处来,说话的嗓门很大,言辞激烈,那

女孩一边用塑料袋装鞋,一边连声道歉。店长是一个小伙子,听到这里的喧哗声赶紧过来,用粤语与女孩交流了几句,然后用生硬的国语向我们赔不是。

妻子的大嗓门让边上的顾客围了上来。朋友见状,上去从女孩的手中接过鞋袋,我拉拉妻子的手臂,示意她可以走了。我们刚走到门口,那个小伙子从账台里拿了两张百元的港币急急追出来,塞在妻子的手里,连连欠身道歉,妻子的脸终于由阴转晴。

那次我们在澳门待了短短的一周。

如今女儿已十多岁,其间我数次去澳门。澳门的美食丰富,粤菜正宗,葡国菜可口。与香港比,澳门占地面积很小,人口也不多,支撑澳门经济的无疑就是博彩娱乐业。它的市政建设发展也不平衡,很多居民区显得有些寒酸,这里有现代化的豪华楼宇,也有接续传统的老街渔村,所有的繁华灯华影都沿着蜿蜒的海岸线展开。这里有中华文化的倔强延伸,也有西方文明的浓烈色彩。民众有礼有节,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。然而,当你准备登机离开这座海边小城时,最让人留恋的还是那从海上徐徐拂面的风,它缓缓地、一阵阵、自由自在、无拘无束,特别符合生命节律地吹过来,吹过来,使得你的心灵得到抚慰和洗涤。

麦收里的记忆

◎ 胡秀红

冬小麦是生长周期最长的粮食作物。从前一年的中秋节前后播种,到来年的端午节前后收割,大约需要230到280天的时间。从中秋到初夏,跨过春夏秋冬四个季节。冬小麦却又是成熟最快的农作物,所谓“麦熟一晌,蚕老一时”,刹那间成熟,几乎没有过渡期。大部分的北方农民,在有关麦收的记忆里,总会少不了急促、劳累、喜悦以及全家总动员。

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”度过了难熬的青黄不接,农民们迎来了盼望已久的麦收季。“男生欣欣女颜悦”,累并快乐着。

麦收有五忙,割耨打晒藏。麦收是全家总动员的农活,男女老少齐上场。农村的孩子在麦子成熟的日子里,都会放一周左右的麦假,帮家里抢收小麦。女人们一般清晨即起,准备食物水和镰刀等农具,割麦子是很繁重的体力劳动,又赶时间,所以大家中午一般都不回家吃饭,直接在田间地头对付着吃点继续干。一家人分工合作,男人负责割麦子,女人负责捆绑,小孩和老人在割过的麦地里,捡拾遗落的麦穗。纯手工收割的年代,割完的麦子,要运到事先打好的场院里,分拣,用铡刀把麦穗铡下,然后用石碾一圈圈地碾压脱粒,然后用木锨扬向高处,让麦糠和麦粒随风分离。这可是个技术活,得使巧劲还要掌握风向,要不会弄得自己灰头土脸,还会被麦糠的碎屑迷了眼。后来随着农业科技

的发展,打麦场上有了脱粒机,人们只需把割下来的麦子挑到脱粒机的装料口中,剩下的工作就由机器来完成,省了很多的力气。脱好粒的麦子,直接放在场院里晾晒。晒麦子的时候,最怕天下雨,麦粒一旦被雨淋了,很快就会发芽、霉烂,到手的收成就没了。“六月的天,小孩的脸”,为了保丰收,大家变得很机警。一看天阴下来要下雨了,就赶紧把麦子收起来,天晴了,太阳出来了,再晒出来。有时候一天能重复好几次这样的过程。碰上天公作美,天晴日丽,三天左右麦子就晒干了,然后再用麻袋装起来,放到仓库里储存。

初夏的夜晚,月朗星稀,微风习习,忙碌了一天的人们,终于可以歇一歇了。吃过晚饭的人们,陆续地来到场院,堆满麦子和麦秸草的场院上十分热闹。大人们聚在一起乘凉聊天;孩子们占据了高高的麦垛。小伙伴们在麦草上翻跟斗,躲猫猫,嬉笑打闹,被麦芒刺得浑身红疙瘩也不在乎。欢声笑语能传到很远的地方。

麦子晾晒好后,留下交公粮的部分,各家各户都能按人头、出工等标准分到一部分,连麦秸草也会分到各家。那个时候的农家小院里,都会有一个垛得矮矮胖胖的大草垛,圆锥形的顶,用塑料布封着顶,以免下雨淋湿了不好烧。在过去,麦秸草易燃,一般家庭烧火做饭时,大都用麦秸草来引火。这个大草垛差不多能用到再一次麦收时。经过脱

粒的麦秸草变得柔软坚实,家养的母鸡有时候会在草垛中刨个窝下蛋,抽草做饭的主妇,常常会在草垛中捡到一窝鸡蛋,这是意外的收获。

麦子分回家后,就会被储存在自家的大缸中。那时候几乎每家的屋里头,都备有那种盛麦子的大缸,大约有一米二高,口径能有一米半左右,半大小子踮着脚也看不到里面。麦子是家里一年的细粮,十分珍贵。在过去,只有家里出力干活的男人才有资格吃白面馒头,老人不舍得吃,小孩捞不着吃。只在逢年过节时,才能全家一起吃。再就是麦子刚收下来时,能敞开肚子吃一顿。

麦子在放进大缸储藏以前,几乎每家都会留出一袋子来,送到村里的磨坊里磨成面粉。家庭主妇们很有仪式感地蒸上一锅新麦面大馒头,犒劳在麦收中出过力的一家老小。麦收过后,村里的大街小巷,每到饭点,常常飘荡着刚出锅的新面馒头的香气。“上顿饺子下顿面,给个皇帝都不换”。还有一种面食,往往也只在麦子刚下来时做,就是那种发面大饼。用硬面做成,放大铁锅里两面烘烤。烧的是新麦秸草,这也是个技术活,火得慢慢烧,还要均匀,并不能心急,心急就糊了。这样做出来的大饼,两面金黄,麦香扑鼻,空口就能吃一大块。

后来,渐渐实现了农业机械化,“割耨打晒”一条龙服务,基本上不用人工了,人们在减轻了体力劳动的同时,也少了许多自己动手的乐趣。